

摩天轮

人生就像坐火车，

看见的风景，

最后都成了浮云，

只有坐在旁边一起看风景的人，

会携手走到旅途的尽头。



宁波青年作家创作文库（第5辑）
王晓勇◎主编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施双玲 著

摩天轮

施双玲

著

 宁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摩天轮 / 施双玲著. -- 宁波 : 宁波出版社, 2018.12

(宁波青年作家创作文库. 第5辑)

ISBN 978-7-5526-3395-5

I. ①摩… II. ①施…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257600号

 宁波青年作家创作文库 (第 5 辑) · 摩天轮

MOTIANLUN

作 者 施双玲

责任编辑 苗梁婕 罗樱波

责任校对 周真渝 李 强

封面设计 马 力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地址邮编 宁波市甬江大道 1 号宁波书城 8 号楼 6 楼 315040

印 刷 宁波白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183 千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26-3395-5

定 价 34.00 元

如发现缺页或倒装,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 0574-87248279



宁波青年作家创作文库(第5辑)编委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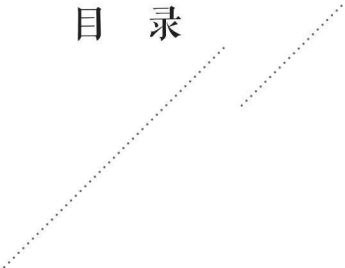
顾 问 郁伟年

主 任 王晓勇

副主任 韩利诚

主 编 王晓勇

目 录



1	摩天轮
35	云上的日子
75	奈何桥
123	纱布棍
138	以爱之名
169	老无所依
196	决不回头
214	孤独的人
219	陪 伴
226	遇见离别

摩天轮

—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在不定期地做同一个梦。这个梦像被刻录成了光盘,按一下重播键,一模一样的故事就会上演。我猜想,这种反复出现的梦一定有什么特殊意义。最初,我像学生解数学题般反复琢磨,却理不出头绪来。时间一久,梦融入日常生活,逐渐变得平常。我不再纠结梦的不可思议,只一心盼着它能再次出现。因为,梦里我和母亲在一起,在我思念她而不得的时候,梦给了我安慰和温暖。

母亲在我十岁那年,毫无征兆地离家出走,留下我和父亲俩人。所有人都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头几年,父亲去一切有可能的地方寻找。历经各种磨难,均以失败告终,渐渐地,他失去了继续寻找的信心。幼年早熟的我,目睹了父亲在毫无头绪的寻找中付出的艰辛,明白生活之舟若总是围绕着失踪的母亲打转,终有一天会在原地搁浅。在充满无奈与不解的日夜守望中,我被迫接受了失去母亲的现实。在我的整个少女时代,“没妈的孩子”这个标签,一直牢牢地粘在我的身上。当别人不怀好意地以此嘲笑我的时候,无论我之前多么理直气壮,都会立马像一只被人戳了洞的气球,瞬间瘪掉。这个时候,我对她充满怨恨。如果没有她莫名其妙的失踪,我的童年不会有这么多不堪的回忆。

年少的岁月里，我没有什么玩伴，有很多时间一个人发呆。我常常想象母亲再次出现时的场景。我会不会嘟着嘴巴假装生气，等她变戏法似的摸出一个洋娃娃后破涕为笑呢？她会不会情难自控地抱着我瘦小的身躯，痛哭流涕并剧烈忏悔呢？我经常陶醉其中，思绪游走在感情充沛的白日梦里，幼小的心灵会得到暂时的安慰和满足。在不断的自我暗示中，母亲会回来这一信念在我的心里变得坚不可摧。不管过去多少年，在情感上，我始终那么强烈地依恋着她。可惜很久很久以后，久到我的心慢慢麻木，对她的恨渐渐变少，曾经热衷的白日梦几乎遗忘，母亲始终音信全无。那些在心里排演了无数遍的母女重逢的感人场面，也因为主人公的一直缺席，而成为记忆里的浮云。

多年以后，我对她的印象渐渐模糊，已经记不起来，她离开我时留着什么发型。有时候，我甚至怀疑她是否真的来过我的世界。时间越久，生活中她留下的痕迹就越少。经过几次搬家，她留下的痕迹几乎丧失殆尽。我对她绵绵不绝的思念终于变得无依无着，像被大风吹断了线的风筝，孤独地存在于广袤的天地间，已经忘却了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就这么漫无目的地长长久久地飘荡着，却始终没有变成某个神秘的小黑点，消失在外太空。

终于有一天，我在梦里见到了她。我们又回到了我十岁那年的时光。春暖花开的日子，母亲拉着我的手从家里出发。我们要去附近的游乐场，那里是我儿时的乐园。我梳着两条走起路来一翘一翘的小辫子，身上米白色的蓬蓬裙搭配粉红色的小皮鞋，看起来像童话世界里的小公主。母亲穿着鹅黄色的针织开衫，洋溢着春的气息。她烟灰色的及膝棉裙，随着步伐在风中一起一伏。我们是一对漂亮又快乐的母女，吸引着路人欣羡的目光。

游乐场里充满了欢声笑语，我和母亲也一直在笑。我们坐高高的

摩天轮,箱体是红色的。母亲坐在我的对面,我兴奋地在箱体里走来走去,一会儿趴在左边的窗户上,一会儿趴在右边的窗户上。随着箱体慢慢升高,我发现四周的景物看起来都不太真实,尤其是地面上的人和车变得像玩具般小巧。远方有雾气弥漫的地平线,我抬头看天,天空距离我近了一些。我兴奋地拉住母亲的手,咧着嘴对她笑。她也微笑着,充满爱怜地抚摸我的小脑袋。

我们坐旋转飞船。在飞船起飞之前,母亲很认真地教我:按一下绿色键,飞船会上去;按一下红色键,飞船会下来。整个过程,我都在心里默念这两句话:绿色键上去,红色键下来。我们玩得不亦乐乎。玩旋转木马时,我想和母亲坐同一匹马。但她说,我已经是个大孩子了,不能再和她坐同一匹马了。她坐在我的右前方,我坐在她的左后方。木马转了一圈又一圈,尽管母亲一直转过头来看我,但我始终与她保持着一匹马的距离,我伸出手却怎么也够不到她。有时候,从梦中醒来,心里怅然若失。想到旋转木马的悲哀,外表虽然华丽,心里却充满忧伤。因为不管怎样努力地旋转,两匹马之间永远隔着一段无法触及的距离。

这种忧伤,只会偶尔出现一瞬。通常,梦见母亲,我的心情总是明朗而欢快的。因为梦的氛围那么美好,散发着暖色光芒,使我从内心深处感受到,母亲是全心全意爱着我的。这个梦足以让我相信,母亲的不告而别一定有难以言说的苦衷。纵然,现在她生活在某个我不知道的地方,依然深深地牵挂着我。

太阳即将下山,我们手牵着手,迎着夕阳往家的方向走。耳鬓有四月的暖风温柔腼腆地吹拂,鼻翼有淡淡的花香似有若无地环绕。我抬头,看见母亲的脸色笼罩在霞光中,散发着圣洁的光芒。我满心欢喜,雀跃在她的身旁。

在我那残缺的童年时代，和母亲同游游乐场的记忆既深刻又美好。这个经常做的梦，就像我的一本童年影集。然而，在我二十四岁生日过后几个月的一天清晨，我突然意识到，已经很久没有做关于母亲的梦了。这让我不知所措。

二

失去梦境的沮丧如影随形。我决定周末去一趟游乐场，也许我能想办法把梦找回来。

周末的游乐场里，都是成群结队的游客。我的形影相吊，显得特别奇怪。我独自抬头仰望巨大的摩天轮，心里百感交集。它似乎从没变过，以藐视一切的傲然姿态站出了永恒的样子。而我的人生却在光阴的流水中，被缠附了一层厚厚的苔藓，已完全变了模样。

我按图索骥，登上梦里的红色箱体。当工作人员将箱门“咔嚓”一声锁上的时候，孤独像一列呼啸而来的列车，从我身上碾压过去。我的眼前空无一物。我想起母亲看着我含笑不语的样子，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

我依然如孩童般趴在箱体上，看外面的风景。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遮挡了视线，一眼望去已经看不见雾气弥漫的地平线。那个坐摩天轮的小女孩已经长高，不能再肆无忌惮地左顾右盼。时光自顾自向前，什么都在变，除了我心里无穷无尽的思念，自始至终一如既往。

妈妈，我们要去哪里？我曾经欣喜地拉着她的手问她。

你想去哪里？

我要到月亮上去，我要去摘星星。

那妈妈就陪着你一起去！

我们真的能飞到天上去吗？

当然能啊！

曾经许诺上天入地都陪着我的妈妈，为什么会突然离开我？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曾问爸爸，妈妈为什么要离开我们？

他沉默了好久，才说，爸爸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她遇到了困难，觉得离开我们会比较好。

这样的回答，我无法理解。我暗自思忖，也许等我长大后，就会明白。可是，现在我已经是个二十四岁的大姑娘了，母亲出走的原因至今仍是个谜。

我从摩天轮上下来，坐在下面的木质长椅上，心不在焉地观察眼前的人群。突然，一个穿着鹅黄色针织开衫、烟灰色短裙的背影映入眼帘。我“呼”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阳光在我眼前交叠出无数光圈，我感到一阵目眩神迷。那背影牵着一个小女孩的手，时不时弯下腰温柔地和女孩耳语几句。她的身后有个小男孩突然怪叫了一声，背影好奇地转过头来。我发现，那是张完全陌生的脸。

我心里蓄势待发的小火箭在顷刻间轰然倒塌，除了漫天飞舞的尘土，只剩下委顿在地面的一堆残骸。我深深地吸气，感觉脸上痒痒的，伸手一摸全是泪。我颓唐地跌坐回椅子上。背影散发出来的母爱之光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我内心的极度缺失。我终于忍不住心里的悲伤，双手掩面痛哭起来。不断涌出的泪水，强烈动摇着我的信念。母亲对曾经朝夕相处的年幼女儿都不怜惜，如何会怀念在情感上早已陌生的成年后的女儿呢？如今，她有全新的生活，而我却一直不能自己地沉迷在过去的时光中无法自拔！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在意我心里的思念与渴望，更不会有人疼惜我经历过的痛苦与伤害。多少年过去了！如果她会回来早回来了，不会等到这么久以

后。我在心里对自己咆哮，醒醒吧！她再也不会回来了！她已经忘记你了！

想到这里，我泪如雨下，这么多年积攒的泪水一次性全倒了出来。不知过了多久，眼前出现了一沓纸巾。我睁着两只被泪水浸泡得有些浮肿的眼睛，愣愣地盯着纸巾，不知不觉间停止了哭泣。

这么快乐的地方，你怎么哭得这么伤心？

我听见纸巾在对我说话，不禁警觉起来，眼光像一条湿滑的水蛇“吡溜吡溜”地顺着拿纸巾的手臂爬上去。这条胳膊有些奇怪，它穿着肥大的红白相间的竖条纹外套。我的眼光横穿他的胸膛，一路爬到了他的脸上。望见这张脸，我本能地向后一靠。那是张画着浓重油彩的小丑的脸，惨白的底色上，两只眼睛被大红色的圆圈包围着，鼻子上顶着一个颜色相同的红圆球。他的半边脸颊上挂着一颗硕大的深蓝色泪滴，夸张的血色香肠嘴的一半嘴角朝上扬起来在开心地笑，另一半嘴角却赌气般耷拉下来，整张脸滑稽中带着忧伤。经过最初的惊讶，看清了他的脸，我不再后退，本来也退无可退。我们四目相对，我脸上的泪痕如阡陌般纵横交错。他见我不接纸巾，又朝我伸了伸手。小丑的眼睛黑白分明。我在他的注视下，乖乖地接过纸巾，擦拭脸上的鼻涕和泪水。他化着浓妆，我看不清楚他真实的脸和表情。他这样直愣愣地盯着我看，我一点都不觉得难为情。

好心的小丑走开后，我渐渐平静下来。被绝望的泪水冲刷洗涤后，我的内心反而变得坚毅通透。我知道不该为一些不相干的人或事而轻易否定坚持了很久的信念。我捏着被反复使用已经湿透了的纸巾，不屈不挠地坐在椅子上。其间，没有人靠近我，更没有人找我说话。我深深地感到了身处闹市的孤独，尤其当聒噪的人群近在咫尺的时候。我听到内心的孤寂发出高亢的鸣叫声，刺痛耳膜。我忍受着内心的煎熬，

像身负使命坚守岗位的战士，一直坐在椅子上，直到太阳慢慢隐入地平线，直到游客三五成群地涌向出口。我站起来，朝大门走去。

你好，请等一下！

听到声音，我没有停下脚步，也没有回头。谁会理睬我呢？没有人会理睬我！当声音再次响起的时候，他已经站在我面前。你认得出我吗？他边说边从裤袋里掏出一张纸巾，在我眼前晃了晃。我哑然失笑，眼前的男人和流泪的小丑，分明没有任何相似点。

我露出友好的微笑。你，是刚才的小丑？

他笑着点了点头。

刚才真不好意思，让你见笑了。谢谢你的纸巾！

不用客气！他迟疑了一下，问道，你，还好吗？

没事！我故作轻松地耸了耸肩。你知道，女孩子有时就是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情绪，过一会儿就好了。

听我这么说，他的表情轻松起来，邀我坐他的车回家。我没有过多的迟疑就答应了。虽然有些不妥，但沉默了一天后，能和游乐场的小丑说说话，也许是件有趣的事。

我家住在市郊，父亲在那里开了一家民国风情的民宿，我暂时就在那里帮父亲的忙。前些年，奶奶还在为父亲的生意做些力所能及的事。现在，她老了，腿脚没有以前利索，父亲便不再让她做事。天气好的时候，她就坐在天井里抱着一只小猫晒太阳，端着青瓷茶杯啜饮菊花茶。这个画面渐渐成了我们店的一道招牌风景。有些艺术家专门来到民宿，给她拍照、画画。他们把完成的作品拿给她看，她乐得合不拢嘴。奶奶很享受被人当成焦点的感觉。

这家店，是母亲离开以后开起来的。母亲在时，父亲开了一家名叫“苹果树”的音像制品店。每天来店里买磁带的人络绎不绝，尤其是

附近学校的几近疯狂的追星族,偶像的磁带一盘不落地买,好像这些磁带是人体必需的一种维生素,缺了就会难受。可惜,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电子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越来越快,快到曾经是音乐爱好者的生活必需品的磁带被淘汰,彻底退出历史舞台。随后,盗版影碟越来越多。父亲的店入不敷出,只能关门大吉。那段时间,我们家的生活质量被信息技术所害,直线下滑,家里总是愁云密布,气氛阴郁。母亲就是在那段时间离家出走的。音像店倒闭,母亲出走,并没有将父亲打垮。沉寂了几年,父亲在通往旅游胜地“邻家花田”的必经之路上开了这家民宿,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得到了过往旅客的肯定,在业界创下了良好的口碑,生意步入高速增长的轨道。潜意识里,我盼着在艰苦岁月里出走的母亲,会看到父亲今日的荣光,重新回家。只是,愿望总不能实现,母亲始终没有回来!

我望着汽车挡风玻璃发呆。在繁乱的游乐场郁闷了一天,此刻在温暖安静的车厢里,倦意阵阵袭来。收音机里正好播着一首旋律舒缓的歌曲,我的上下眼皮开始打架。突然,车子顿了一下。我吃了一惊,赶紧睁开眼睛,见他拨动转向灯,将车子靠在路边熄火停了下来,也不和我解释,径直下了车在后备厢里拿了什么东西后,匆匆往来时的方向跑。我本能地打开副驾驶的车门,也跟着下车。

他手里拿着一只大大的塑料筐,跑出去很远才停下来。我跑过十字路口,朝他蹲下去的地方看,那里躺着一只倒在血泊中的小动物。他将受伤的小动物搬进塑料筐,像怀抱婴儿般小心翼翼地往回走。走近后,我发现这是一条浑身白毛的小狗。他将它安放在汽车后座上。一路上,小狗都在痛苦地呻吟,听得人只想掉眼泪。

我说,快点送它去医院吧!它看起来好痛苦啊!

他非常镇定地说,不用担心,我就是宠物医生,我家就是开宠物医

院的。只是，不能先送你回家了。

我忙不迭地一连说了好几声没事。心想，周末在游乐场扮演小丑的人是个宠物医生？他的兴趣爱好真古怪啊！

正是晚饭时间，宠物医院里没有人。他熟练地将小狗平放在工作台上。这是条中等身材的普通小狗，它睁着亮晶晶、圆溜溜的大眼睛望着我们，毫不抗拒医生对它身体的触碰。狗是有灵性的，它是感受到了我们对它的友爱吧！

他拿着剃毛刀，轻轻地将小狗伤口周边的毛一寸一寸剃掉。小狗腿上长长的口子在强光的照射下显得特别狰狞，暗红色的血混着长长的毛凝结在一起，还有新鲜的血在悄无声息地往外渗。

他帮狗清洗了伤口，做了消炎处理，又耐心地将伤口包扎起来。做这些事的时候，他没有说一句话。我一直站在旁边默默看着，心想，他真是个好人的，对动物都这么有爱。

三

那天晚上，我早早地上床，等候母亲出现在梦中。在梦的开始，我又看见了记忆中高大威武的摩天轮。我欣喜若狂！啊！太好了，这次要梦到母亲了！但令我吃惊的是，接着展开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梦。

我一个人在爬山。黑漆漆的夜，周围没有一丝亮光。我沿着陡峭的山路，一步步往上爬。夜露浓重，打湿了我的衣襟和脸颊。我喘着粗气，一路披荆斩棘。不远处，有小动物在尖声啼叫。我没有害怕，没有犹豫，一心只想往上爬。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拼着老命半夜三更来爬山。我一直是个胆小的孩子，晚上不敢走夜路，特别怕蛇。现在，我义无反顾地独自穿梭在黑黢黢的山林里。

快到山顶的时候,我停下来环顾四周,发现左手边有一个很大的露天采石场,绿色的表皮被掀开,里面的石头已经被掏走,只剩下一大块光秃秃的空地。我愣在那里,似乎看到了一具五脏六腑被掏空的尸体。我没有多想,朝着这具“尸体”爬过去。我要爬到这具“尸体”的上面,俯视它。等我终于站到山体的“伤口”顶端时,竟有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我眺望远方。那里有繁华的街市,一条条纵横交错的路灯带像城市的珍珠项链闪着璀璨的光芒,将夜晚的城市装点得生机盎然。形状各异、高低错落的建筑群分散在不同的区划里。蜂窝般紧密排列着的窗口,透出颜色不一的灯光。这温暖的光里,有举家团聚的温馨,有亲朋相聚的欢愉,有伏案工作的辛劳,亦有无休止的争吵与泪水。那里是有温度和情感的人间,无数悲欢离合、恩怨情仇的故事在那里上演,不断诠释着平凡人生的精彩与惆怅。

我想起我家的民宿。那里总是宾客盈门,各式各样的人怀着不同的目的,来到这个路口的小小驿站,在这里稍做休整,继续上路。每一天,当夜晚来临,大多数房间会亮起温暖的橘色灯光,有些窗户暗色的窗帘半遮半掩,有些则拉得严严实实。有时候,客人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小事发脾气,在大堂表达不满。我和父亲会陪着笑脸向他们解释,直到他们满意为止,通常再复杂的矛盾都会被解决。客人的吵闹,总会让人心烦。但是,此刻站在山顶吹着冷风的我,强烈地怀念着民宿里那些闹哄哄的小麻烦。我是那么留恋人世间的平淡生活,那些透着浓浓烟火味的寻常日子。

我长久地站在“伤口”的顶端,脚边的山体已经松动。如果我走得足够边沿,就有可能因为石块的断裂而一脚踩空跌落山崖。此时,我的心里涌上恐惧。我是为了悼念这座大山的“伤口”而来的吗?因为寒

冷,我抱紧胳膊蹲下去。偌大的山林除了我,似乎空无一物,空山的寂寥像头顶惨白的月光,毫不留情地照亮了我内心的孤寂。我浑身乏力,连蹲着的力气都没有。我只能蜷缩着躺倒在大山的怀里,假装躺在家里温暖的床上。

醒来时,我已经泪流满面,山风的凛冽、露水的冰凉仍清晰地停留在我的皮肤里。回过神来,我庆幸刚才只是个梦。可是,梦里体会到的深深的绝望感依然存在,它如凶猛的海浪毫不留情地持续拍打着我的心。我的脑海中不断回放着黑黢黢的山岭,山体被炸开后裸露出来的“伤口”,灯火通明的街市以及内心深处对日常生活的留恋与渴望。不是关于母亲的梦!难道是母亲发生了什么事吗?

随着窗外太阳冉冉升起,新的一天又开始了。经过昨晚的梦,我似乎对生活有了一层新的理解,庆幸自己还能站在阳光下,呼吸新鲜空气,听到迎面走来的人微笑着和我道早安,看见窗台下的雏菊开出了一大片粉白色的花,觉得生活是那么美好。

可是梦的余韵还停留在我的身体里,使我很难真正回到现实中。我嘴里吃着奶奶为我准备的豆浆油条,脑袋昏昏沉沉的。

奶奶坐在对面。她的头发被岁月染成了铁灰色。阳光照进来,她的头发闪烁着柔和的光芒。我很少跟她提起母亲。此刻,我还沉浸在昨夜的梦境中,忍不住问道,奶奶,你还记得我妈吗?

她拿着油条的手停顿在半空中,抬眼瞅了我一眼,脸上划过一丝不悦。怎么突然想起她了?

我半低着头,轻声说,我昨晚梦到她了。

奶奶一边用调羹舀着豆浆,一边冷冷地说,一个对家庭不管不顾的女人,有什么好惦记的!

我知道奶奶的内心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柔善,但是我作为她

唯一的孙女，还是常常能感受到她的和蔼可亲。我低着头嘟囔道，爸爸说妈妈也许是遇到了困难，才会离开我们的。

她遇到了困难？有困难就可以不声不响地离家出走吗？奶奶的耳朵一点都没有背。虽然我说得很轻，她还是一字不落地听到了。她提高了嗓门，振振有词地说，遇到了困难，更应该和家人在一起，大家一起想办法解决问题。哪个女人会像她那样，不顾老公和孩子的死活，脚底朝天往外跑？就算天塌下来也有解决的办法，她闷声不响说走就走，让你那么小就成了没妈的孩子，她有当娘的样子吗？你还记着她干吗？

面对奶奶一字一句从牙缝里蹦出来的诘问，我无言以对。我想为母亲辩解，却搜肠刮肚也找不到合适的说辞。我想象当年精神矍铄的奶奶和郁郁寡欢的母亲坐在一张桌前的情景，奶奶会不会也是以这样咄咄逼人的口气与母亲就某件生活小事争执不休的呢？想到这里，我忍不住自言自语道，这么多年，不知道她在外面过得好不好。

她从这个家里走出去，是福是祸都是自己的选择，怨不得别人。她若是个有福的，自然会过得好；若是没福的，只能怪她长了个猪脑袋。

奶奶对她抱着偏见！这种偏见，也许从两人初次见面时就已经形成了。即使过去这么多年，奶奶心里依然没有半点释怀，反而因为母亲的出走而雪上加霜。我本来想从奶奶口中获取母亲的信息，现在看来是没指望了。奶奶一点都不喜欢她，不会为她多费口舌。在奶奶眼里，母亲毁掉了父亲一生的幸福！父亲是奶奶打心眼里疼爱着的宝贝儿子，他的幸福比她自己的老命更重要。这么多年，她的儿子——我的父亲一直固执地打着光棍。奶奶不知道帮他安排了多少次相亲，可父亲不是拒绝赴约，便是见了一次就没有下文。我不知道父亲在坚持什么，奶奶也不知道。她为此事的喋喋不休，经久不衰地响彻了我的整